

<<喻世明言>>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喻世明言>>

13位ISBN编号：9787806653012

10位ISBN编号：7806653015

出版时间：2003-7

出版时间：岳麓书社

作者：冯梦龙

页数：47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喻世明言>>

内容概要

冯梦龙编纂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有几个值得重视的地方。

一是它汇集了宋元明白话短篇小说，为中国古代小说宝库提供了一份珍贵的遗产。

二是冯氏通过他自己的三篇序言以及他编辑的这些小说本身，阐明了他对白话小说的社会意义、思想价值的深刻认识。

三是通过《施润泽滩阙遇友》这样描写小商品生产者发家致富的故事，反映了处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渐现的市民意识与正处于衰落时期的封建伦理意识的矛盾冲突。

它标识着市民文学的萌芽。

四是经过冯梦龙的编辑加工等创造性劳动，使得这些小说中不少篇章成为脍炙人口、令人百读不厌的优秀之作，从而使通俗文学达到了社会认可的程度。

本书以上海古籍社影印的《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为底本校点出版。

<<喻世明言>>

作者简介

冯梦龙（1574 - 1646年），字犹龙，一字耳犹，号姑苏民奴、顾曲散人、墨憨斋主人、墨憨子、茂苑野史民、龙子犹等。

明代著名文学家、戏曲家。

与兄冯梦桂、弟冯梦熊、并称"吴下三冯"，他的代表作，除"三言"外，还编有时调集《挂枝儿》、《山歌》，散曲集《太霞新奏》，改写小说《平妖传》、《新列国志》，传奇剧本《双雄记》等。

<<喻世明言>>

书籍目录

第一卷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第二卷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第三卷 新桥市韩五卖春情第四卷 闲云庵阮三偿冤
债第五卷 穷马周遭际卖璫媪第六卷 葛令公生遣弄珠儿第七卷 羊角哀舍命全交第八卷 吴保安弃家赎友
第九卷 裴晋公义还原配第十卷 滕大尹鬼断家私第十一卷 赵伯搆茶肆遇仁宗第十二卷 众名姬春风吊柳
七第十三卷 张道陵七试赵搆第十四卷 陈希夷四辞朝命第十五卷 史弘肇龙虎君臣会第十六卷 范巨卿鸡
黍死生交第十七卷 单符郎全州佳偶第十八卷 杨八老越国奇逢第十九卷 杨谦之客舫遇侠僧第二十卷 陈
从善梅岭失浑家第二十一卷 临安里钱婆留发迹第二十二卷 木绵庵郑虎臣报冤第二十三卷 张舜美灯宵
得丽女第二十四卷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第二十五卷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第二十六卷 沈小官一鸟害七命第
二十七卷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第二十八卷 李秀卿义结黄贞女第二十九卷 月明和尚度柳翠第三十卷 明悟
禅师赶五戒第三十一卷 闹阴司司马貌断狱第三十二卷 游酆都胡母迪吟诗第三十三卷 张古老种瓜娶文
女第三十四卷 李公子救蛇获称心第三十五卷 简帖僧巧骗皇甫妻第三十六卷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第三十
七卷 梁武帝累修归极乐第三十八卷 任孝子烈性为神第三十九卷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第四十卷 沈小霞相
会出师表

<<喻世明言>>

章节摘录

“背手为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君看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昔时，齐国有管仲，字夷吾；鲍叔，字宣子，两个自幼时以贫贱结交。后来鲍叔先在齐桓公门下信用显达，举荐管仲为丞相，位在己上。两人同心辅政，始终如一。管仲曾有几句言语道：“吾尝三战三北，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吾尝三仕三见逐，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遇时也；吾尝与鲍叔谈论，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与鲍叔为贾，分利多，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所以古今说知心结交，必曰“管鲍”。今日说两个朋友，偶然相见，结为兄弟，各舍其命，留名万古。

春秋时，楚元王崇儒重道，招贤纳士。天下之人闻其风而归者，不可胜计。西羌积石山，有一贤士，姓左，双名伯桃，幼亡父母，勉力攻书，养成济世之才，学就安民之业。年近四旬，因中国诸侯互相吞并，行仁政者少，恃强霸者多，未尝出仕。后闻得楚元王慕仁好义，遍求贤士，乃携书一囊，辞别乡中邻友，径奔楚国而来。迤迤来到雍地，时值隆冬，风雨交作。有一篇《西江月》词，单道冬天雨景：习习悲风割面，蒙蒙细雨侵衣。催冰酿雪逞寒威，不比他时和气。山色不明常暗，日光偶露还微。天涯游子尽思归，路上行人应悔。

左伯桃冒雨荡风，行了一日，衣裳都沾湿了。看看天色昏黄，走向村间，欲觅一宵宿处。远远望见竹林之中，破窗透出灯光，径奔那个去处。见矮矮篱笆，围着一间草屋，乃推开篱障，轻叩柴门。中有一人，启户而出。左伯桃立在檐下，慌忙施礼曰：“小生西羌人氏，姓左，双名伯桃。欲往楚国，不期中途遇雨，无觅旅邸之处。求借一宵，来早便行，未知尊意肯容否？”那人闻言，慌忙答礼，邀入屋内。伯桃视之，止有一榻，榻上堆积书卷，别无他物。伯桃已知亦是儒人，便欲下拜。那人云：“且未可讲礼，容取火烘干衣服，却当会话。”当夜烧竹为火，伯桃烘衣。那人炊办酒食，以供伯桃，意甚勤厚。伯桃乃问姓名。其人曰：“小生姓羊，双名角哀，幼亡父母，独居于此。平生酷爱读书，农业尽废。今幸遇贤士远来，但恨家寒，乏物为款，伏乞恕罪。”伯桃曰：“阴雨之中，得蒙遮蔽，更兼一饮一食，感佩何忘！”当夜，二人抵足而眠，共话胸中学问，终夕不寐。比及天晓，淋雨不止。角哀留伯桃在家，尽其所有相待，结为昆仲。伯桃年长角哀五岁，角哀拜伯桃为兄。一住三日，雨止道干。伯桃曰：“贤弟有王佐之才，抱经纶之志，不图竹帛，甘老林泉，深为可惜。”角哀曰：“非不欲仕，奈未得其便耳。”

<<喻世明言>>

”伯桃曰：“今楚王虚心求士，贤弟既有此心，何不同往？”角哀曰：“愿从兄长之命。”

”遂收拾些小路费粮米，弃其茅屋，二人同望南方而进。

行不两日，又值阴雨，羁身旅店中，盘费罄尽，止有行粮一包，二人轮换负之，冒雨而走。

其雨未止，风又大作，变为一天大雪，怎见得？你看：风添雪冷，雪趁风威。

纷纷柳絮狂飘，片片鹅毛乱舞。

团空搅阵，不分南北西东；遮地漫天，变尽青黄赤黑。

探梅诗客多清趣，路上行人欲断魂。

二人行过岐阳，道经梁山路，问及樵夫，皆说：“从此去百馀里，并无人烟，尽是荒山旷野，狼虎成群，只好休去。”

”伯桃与角哀曰：“贤弟心下如何？”角哀曰：“自古道死生有命。”

既然到此，只顾前进，休生退悔。

”又行了一日，夜宿古墓中，衣服单薄，寒风透骨。

次日，雪越下得紧，山中仿佛盈尺。

伯桃受冻不过，曰：“我思此去百馀里，绝无人家；行粮不敷，衣单食缺。

若一人独往，可到楚国；二人俱去，纵然不冻死，亦必饿死于途中，与草木同朽，何益之有？我将身上衣服脱与贤弟穿了，贤弟可独赍此粮，于途强挣而去。

我委的行不动了，宁可死于此地。

待贤弟见了楚王，必当重用，那时却来葬我未迟。

”角哀曰：“焉有此理！我二人虽非一父母所生，义气过于骨肉。”

我安忍独去而求进身耶？”遂不许，扶伯桃而行。

行不十里，伯桃曰：“风雪越紧，如何去得？且于道傍寻个歇处。”

”见一株枯桑，颇可避雪，那桑下止容得一人，角哀遂扶伯桃入去坐下。

伯桃命角哀敲石取火，熟些枯枝，以御寒气。

比及角哀取了柴火到来，只见伯桃脱得赤条条地，浑身衣服，都做一堆放着。

角哀大惊，曰：“吾兄何为如此？”伯桃曰：“吾寻思无计，贤弟勿自误了，速穿此衣服，负粮前去，我只在此守死。”

”角哀抱持大哭曰：“吾二人死生同处，安可分离？”伯桃曰：“若皆饿死，白骨谁埋？”角哀曰：“若如此，弟情愿解衣与兄穿了，兄可赍粮去，弟宁死于此。”

”伯桃曰：“我平生多病，贤弟少壮，比我甚强；更兼胸中之学，我所不及。”

若见楚君，必登显宦。

我死何足道哉！弟勿久滞，可宜速往。”

”角哀曰：“今兄饿死桑中，弟独取功名，此大不义之人也，我不为之。”

”伯桃曰：“我自离积石山，至弟家中，一见如故。”

知弟胸次不凡，以此劝弟求进。

不幸风雨所阻，此吾天命当尽。

若使弟亦亡于此，乃吾之罪也。”

”言讫，欲跳前溪觅死。”

角哀抱住痛哭，将衣拥护，再扶至桑中，伯桃把衣服推开，角哀再欲上前劝解时，但见伯桃神色已变，四肢厥冷，口不能言，以手挥令去。

角哀寻思：“我若久恋，亦冻死矣，死后谁葬吾兄？”乃于雪中再拜伯桃而哭曰：“不肖弟此去，望兄阴力相助。”

但得微名，必当厚葬。”

”伯桃点头半答，角哀取了衣粮，带泣而去。”

伯桃死于桑中。

后人诗赞云：“寒来雪三尺，人去途千里。”

长途苦雪寒，何况囊无米？并粮一人生，同行两人死；两死诚何益？一生尚有恃。”

贤哉左伯桃，陨命成人美。”

<<喻世明言>>

”角哀握着寒冷，半饥半饱，来至楚国，于旅邸中歇定。次日入城，问人曰：“楚君招贤，何由而进？”人曰：“宫门外设一宾馆，令上大夫裴仲接纳天下之士。

”角哀径投宾馆前来，正值上大夫下车。

角哀乃向前而揖，裴仲见角哀衣虽蓝缕，器宇不凡，慌忙答礼，问曰：“贤士何来？”角哀曰：“小生姓羊，双名角哀，雍州人也。

闻上国招贤，特来归投。

”裴仲邀入宾馆，具酒食以进，宿于馆中。

次日，裴仲到馆中探望，将胸中疑义盘问角哀，试他学问如何。

角哀百问百答，谈论如流。

裴仲大喜，入奏元王，王即时召见，问富国强兵之道。

角哀首陈十策，皆切当世之急务。

元王大喜，设御宴以待之，拜为中大夫，赐黄金百两，彩缎百匹。

角哀再拜流涕，元王大惊而问曰：“卿痛哭者何也？”角哀将左伯桃脱衣并粮之事，一一奏知。

元王闻其言，为之感伤。

诸大臣皆为痛惜。

元王曰：“卿欲如何？”角哀曰：“臣乞告假，到彼处安葬伯桃已毕，却回来事大王。

，’元王遂赠已死伯桃为中大夫，厚赐葬资，仍差人跟随角哀车骑同去。

角哀辞了元王，径奔梁山地面，寻旧日枯桑之处。

果见伯桃死尸尚在，颜貌如生前一般。

角哀乃再拜而哭，呼左右唤集乡中父老，卜地于浦塘之原：前临大溪，后靠高崖，左右诸峰环抱，风水甚好。

遂以香汤沐浴伯桃之尸，穿戴大夫衣冠；置内棺外椁，安葬起坟；四围筑墙栽树；离坟三十步建享堂，塑伯桃仪容；立华表，柱上建牌额；墙侧盖瓦屋，令人看守。

造毕，设祭于享堂，哭泣甚切。

乡老从人，无不下泪。

祭罢，各自散去。

张舜美灯宵得丽女 太平时节元宵夜，千里灯球映月轮。

多少王孙并士女，绮罗丛里尽怀春。

话说东京汴梁，宋天子徽宗放灯买市，十分富盛。

且说在京一个贵官公子，姓张名生，年方十八，生得十分聪俊，未娶妻室。

因元宵到乾明寺看灯，忽于殿上拾得一红绡帕子，帕角系一个香囊。

细看帕上，有诗一首云：“囊里真香心事封，蛟绡一幅泪流红。

殷勤聊作江妃佩，赠与多情置袖中。

”诗尾后又有细字一行云：“有情者，拾得此帕，不可相忘。

请待来年正月十五夜，于相篮后门一会，车前有鸳鸯灯是也。

”张生吟讽数次，叹赏久之，乃和其诗曰：“浓麝因知玉手封，轻绡料比杏腮红。

虽然未近来春约，已胜襄王魂梦中。

”自此之后，张生以时挨日，以日挨月，以月挨年。

倏忽间，乌飞电走，又换新正。

将近元宵，思赴去年之约，乃于十四日晚，候于相篮后门。

果见车一辆，灯挂双鸳鸯，呵卫甚众。

张生惊喜无措，无因问答，乃诵诗一首，或先或后，近车吟咏云：“何人遗下一红绡？暗遣吟怀意气饶。

料想佳人初失去，几回纤手摸裙腰。

”车中女子闻生吟讽，默念：“昔日遗香囊之事谐矣。

”遂启帘窥生。

<<喻世明言>>

见生容貌皎洁，仪度闲雅，愈觉动情。
遂令侍女金花者，通达情款，生亦会意。
须臾，香车远去，已失所在。

次夜，生复伺于旧处。
俄有青盖旧车，迤邐而来，更无人从，车前挂双鸳鸯灯。
生睹车中非昨夜相遇之女，乃一尼耳。
车夫连称：“送师归院去。”

生迟疑问，见尼转手而招生，生潜随之。
至乾明寺，老尼迎门谓曰：“何归迟也？”尼人院，生随入小轩，轩中已张灯列宴。
尼乃卸去道装，忽见绿鬓堆云，红裳映月。

生女联坐，老尼侍傍。
酒行之后，女曰：“愿见去年相约之媒。”

生取香囊、红绡，付女视之，女方笑曰：“京都往来人众，偏落君手，岂非天赐尔我姻缘耶？”生曰：“当时得之，亦曾奉和。”

因举其诗。
女喜曰：“真我夫也。”
于是与生就枕，极尽欢娱。

顷而鸡声四起，谓生曰：“妾乃霍员外家第八房之妾。
员外老病，经年不到妾房。

妾每夜焚香祝天：愿遇一良人，成其夫妇。
幸得见君子，足慰平生。

妾今用计脱身，不可复入，此身已属之君，情愿生死相随。
不然，将置妾于何地也？”生曰：“我非木石，岂忍分离？但寻思无计，若事发相连，不若与你悬梁同死，双双做风流之鬼耳。”

说罢，相抱悲泣。
老尼从外来，曰：“你等要成夫妇，但恨无心耳，何必做没下梢事？”生女双双跪拜求计。

老尼曰：“汝能远涉江湖，变更姓名于千里之外，可得尽终世之情也。”
女与生俯首受计。

老尼遂取出黄白一包付生曰：“此乃小娘子平日所寄，今送还官人，以为路资。”
生亦回家收拾细软，打做一包。

是夜，拜别了老尼，双双出门，走到通津邸中借宿。
次早雇舟，自汴涉淮，直至苏州平江，创第而居。

两情好合，谐老百年。
正是：意似鸳鸯飞比翼，情同鸾凤舞和鸣。

今日为甚说这段话？却有个波俏的女子，也因灯夜游玩，撞着个狂荡的小秀才，惹出一场奇奇怪怪的事来。

未知久后成得夫妇也不？且听下回分解。
正是：灯初放夜人初会，梅正开时月正圆。

且道那女子遇着甚人？那人是越州人氏，姓张，双名舜美，年方弱冠，是一个轻俊标致的秀士，风流来遇的才人。

偶因乡试来杭，不能中选，遂淹留邸舍中，半年有馀。
正逢着上元佳节，舜美不免关闭房门，游玩则个。

况杭州是个热闹去处。
怎见得杭州好景？柳耆卿有首《望海潮》词，单道杭州好处。

词云：“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
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云树绕堤沙。

<<喻世明言>>

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

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奢华。

重湖叠谿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弦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的钓叟莲娃。

千骑拥高牙，乘时听箫鼓，吟赏烟霞。

异日图将好景，归到凤池踪。

”舜美观看之际，勃然兴发，遂口占《如梦令》一词以解怀云：“明月娟娟筛柳，春色溶溶如酒

。今夕试华灯，约伴六桥行走。

回首，回首，楼上玉人知否？”且诵且行之次，遥见灯影中，一个丫鬟，肩上斜挑一盏彩鸾灯，后面一女子，冉冉而来。

那女子生得凤髻铺云，蛾眉扫月，生成媚态，出色娇姿。

舜美一见了那女子，沉醉顿醒。

竦然整冠，汤瓶样摇摆过来。

为甚的做如此模样？元来调光的人，只在初见之时，即便使个手段。

凡萍水相逢，有几般讨探之法。

做子弟的，听我把调光经表白几句：雅容卖俏，鲜服夸豪。

远觑近观，只在双眸传递；捱肩擦背，全凭健足跟随。

我既有意，自当送情；他肯留心，必然答笑。

点头须会，咳嗽便知。

紧处不可放迟，闲中偏宜着闹。

讪语时，口要紧；刮涎处，脸须皮。

冷面撇清，还察其中真假；回头揽事，定知就里应承。

说不尽百计讨探，凑成来十分机巧。

假饶心似铁，弄得意如糖。

说那女子被舜美撩弄，禁持不住，眼也花了，心也乱了，腿也苏了，脚也麻了，痴呆了半晌。

四目相睽，面面相觑。

那女子走得紧，舜美也跟得紧；走得慢，也跟得慢；但不能交接一语。

不觉又到众安桥，桥上做卖做买，东来西去的，挨挤不过。

过得众安桥，失却了女子所在，只得闷闷而回。

开了房门，风儿又吹，灯儿又暗，枕儿又寒，被儿又冷，怎生睡得，心里丢不下那个女子，思量再得与他一会也好。

你看世间有这等的痴心汉子，实是好笑。

正是：半窗花影模糊月，一段春愁着摸人。

……

<<喻世明言>>

媒体关注与评论

叙 史统散而小说兴。
 始乎周季，盛于唐，而浸淫于宋。
 韩非、列御寇诸人，小说之祖也。
 《吴越春秋》等书，虽出炎汉，然秦火之后，著述犹希。
 迨开元以降，而文人之笔横矣。
 若通俗演义，不知何防？按南宋供奉局有说话人，如今说书之流。
 其文必通俗，其作用莫可考。
 泥马倦勤，以太上享天下之养，仁寿清暇，喜阅话本，命内挡日进一帙，当意，则以金钱厚酬。
 于是内挡辈广求先代奇迹及闾里新闻，倩人敷演进御，以怡天颜。
 然一览辄置，卒多浮沉内庭，其传布民间者，什不一二耳。
 然如《玩江楼》、《双鱼坠记》等类，又皆鄙俚浅薄，齿牙弗馨焉。
 暨施、罗两公，鼓吹胡元，而《三国志》、《水浒》、《平妖》诸传，遂成巨观。
 要以韞玉违时，销熔岁月，非龙见之日所暇也。
 皇明文治既郁，靡流不波，即演义一斑，往往有远过宋人者。
 而或以为恨乏唐人风致，谬矣。
 食桃者不费杏，絺縠毳锦，惟时所适。
 以唐说律宋，将有以汉说律唐，以春秋战国说律汉，不至于尽扫羲圣之一画不止。
 可若何？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
 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
 试今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胆，再欲捐金。
 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
 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
 噫！不通俗而能之乎？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
 余顾而乐之，因索笔而弁其首。
 绿天馆主人题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